

四海微澜

外国名作译评汇集

梁 潮 主编

WAI GUO MING ZUO
YI PING HUI JI

鲁施红等译 黄伟林 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海微澜

外国名作译评汇集

梁 潮 主编

鲁施红等 译

黄伟林 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桂)新登字 04 号

四海微澜
外国名作译评汇集

梁 潮 主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3 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核工业中南 310 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35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5633—1195—5/ I · 044

定价: 4.50 元

本书各篇的译评者

鲁施红	翻译：第 1 篇
	第 13 篇
	第 14 篇
	第 15 篇
鲁施红 梁 源	合译：第 9 篇
	第 10 篇
	第 11 篇
陶和英 鲁施红	合译：第 6 篇
梁 潮	翻译：第 4 篇
	第 7 篇
梁 潮 谢 周	合译：第 3 篇
	第 5 篇
梁 潮 阿 珠	编译：第 2 篇
王达明 梁 潮	合译：第 8 篇
钟国仕	翻译：第 12 篇

王 杰

翻译：第16篇

罗 坚

翻译：第17篇

梁 潮

撰写

第5篇作品的评析

黄伟林

撰写

除第5篇外的所有

评析

目 录

小说篇

- P. 1 一. 发自悬崖的呼救声 (日) 夏树静子
P. 35 《发自悬崖的呼救声》赏析
P. 41 二. 歪斜的直线 (日) 麓 昌平
P. 65 《歪斜的直线》赏析
P. 70 三. 播音员的特异功能 (日) 星 新一
P. 73 《播音员的特异功能》赏析
P. 76 四. 爱的欲望 (日) 筒井康隆
P. 78 《爱的欲望》赏析
P. 81 五. 梦幻中的中彩 (日) 筒井康隆
P. 87 《梦幻中的中彩》赏析
P. 92 六. 复原生前容貌 (日) 草野唯雄
P. 123 《复原生前容貌》赏析
P. 127 七. 奇妙的包裹 (日) 佚 名
P. 130 《奇妙的包裹》赏析
P. 133 八. 被绳索套住脖子的商人 (德) 茨威格
P. 141 《被绳索套住脖子的商人》赏析
P. 148 九. 帕克尔泰夫人之虎 (英) 萨 契
P. 151 《帕克尔泰夫人之虎》赏析
P. 159 十. 爱的炼狱 (美) 欧·亨利
P. 176 《爱的炼狱》赏析
P. 175 十一. 安拉的意旨 (尼日利亚) 奥沃耶勒
P. 190 《安拉的意旨》赏析
P. 196 十二. 搭便车的少女 (印度) 乌莎·苏布拉玛尼安
P. 203 《搭便车的少女》赏析

理论篇

- P. 206 十三. 关于创作方法、文学大众化、批评的问题
(日) 藏原惟人
- P. 218 《关于创作方法、文学大众化、批评的问题》评析
- P. 224 十四. 古代中国的平等思想 (日) 藏原惟人
- P. 250 《古代中国的平等思想》评析
- P. 255 十五. 古代希腊的平等思想与民主主义
(日) 藏原惟人
- P. 280 《古代希腊的平等思想与民主主义》评析
- P. 286 十六. 布莱希特 (美) 琼 森
- P. 308 《布莱希特》评析
- P. 314 十七. 阿尔都塞论意识形态 (美) 琼 森
- P. 331 《阿尔都塞论意识形态》评析

发自悬崖的呼救声

(日)夏树静子

鲁施红 译

我初次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是8月末的一个下午，地点是编辑室旁边的小接待室。仍然火烈的夏末的阳光照射着接待室，她为避开阳光照射，坐在最靠里面的椅子上。她看见我进来，当她与我的视线接触时，随即移了一下身体，转过来对着我。她的身材小巧玲珑，穿着柔软的白色西服，留着齐耳短发。

“让你特意到这里来，真是过意不去。”

我向她递过去名片，说道。

“你有没有《美术杂志》？”

那个杂志已经停刊，有一个建筑家在我自己为之工作的西部日本新闻的广告栏里登了一条广告说：如果有收藏家持有昭和33、34全年版的话，希望转让出来。

那个女人看过名片之后，又与我的视线相遇了。

“其实，给你送来也没什么关系，只是东西很重，我又住得稍微远了一点……”

她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我，说着，目光中没有一点诱人的光泽，但也并不显得冷冰冰的，总之，那是一双富于适度的

智慧和水灵的眼睛。

“你能给我寄来更好，当然，所需费用由我负担，或者……”

我说话的时候，她的视线集中在放在桌子上的名片上。然后，又重新拿起名片端详着，我注意到她的表情中浮泛着一种光辉。

“你原来叫泷田慎一，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昭和 32 年在福岡的修悠高中毕业的吧？”

“是的，正象你所说的。”

“啊呀……”

她象是十分高兴的样子，脸颊上浮现出淡淡的桃红色。

“那么，你还记得同年级的西川杉男这个人吗？”

我回忆了一下，脑子里清楚地浮现出他的相貌来。我之所以没有一下子想起来，是因为我与他并不是太要好。可一旦想起来，让人印象清晰的不仅是西川杉男在学校里相当引人注目，还有他那有些古怪的性格。

“你可能没有印象了，我丈夫倒是经常提到你。”

“不，我还记得，他是母校建校以来第一个考取艺术大学雕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他读书时还得过不少奖，这是我从报纸上得知的，我想起来了。他后来还一直搞雕刻吗？”

“我丈夫在五年前因车祸搞坏了眼睛，于是我们回到了这里的郊区。他的伤不算重，应该不影响工作的。可是，他的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段时间基本上什么事也不做了，我一直想他会不会丧失工作能力呢？”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收住了话题，眼睛下

垂陷入了沉默中，于是一种沉重的气氛隔在我们俩中间。

我急忙改变了话题。

“你说你目前住在很远的地方，是吗？”

“住在芥屋大门的海岸边，因为远离城镇，非常安静，是一个自然景色美丽的地方。”

她的语气重新轻松起来了。芥屋大门位于距离福冈市西面约 30 公里的地方，它在玄界滩突出的半岛的西北部，因为有许多美丽的海蚀洞而广为人知。

“我丈夫很怀念泷田先生你，他的朋友不多，你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一点我感到意外。高中时代的西川那白静端庄的脸上总是浮现出一种高材生的神色，对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亲近。毕业以后，我也没和他联系过。自己从东京的大学毕业，到西部日本新闻社就职，还和原来一样留在了东京的分社。五个多月前才调到福冈总社来的。这是第一次听到高中时代的同学的消息。

“我突然对你说这些，也许有些冒昧。你能不能上我家来玩呢？”

“……”

“我丈夫要是看到你，说不定又会激起对工作的欲望来。还有《美术杂志》的事，请你一定……”

我感动得脸上发烧，对着她专心致志地看着我的视线，不知怎么地我感到自己的心渐渐被打动了。

她说的话虽然暧昧，我却不知不觉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当她站起来时，我请她去喝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特地开车将她带到远离我们报社而又安静的吃茶店里。我和她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这时，她已经不怎么说话，可是，从她那凝视我的眸子里我感到她好象有许多话要说，想说她的生活、不幸和需求等。

到分手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疏忽，连忙询问她的姓名。

“对不起，请问夫人的名字？”

“我叫麻衣子——西川麻衣子。”

从她那木芙蓉似的淡橙色的嘴唇里露出了小小牙齿。我们俩互相凝视着，此时此刻，我们的本能都会从彼此的眼光中看到了“命运”，然而，我们俩都不知道“命运”一词的涵义。

在9月初的第一个周末，我驾着自己的车子开向西川家。

车子离开了国道后，在山间寂静的小道上行走了好一会儿，终于看见了目的地——一座荒凉的小祠庙，附近可以听到海涛的声音。

正象麻衣子所说的那样，离这里一公里外的地方，海蚀洞那边有海水浴场，还有坐船来游览的旅客。而眼前这里根本看不到人家，只听得到左右两边挺拔的松树的涛声。

我刚下车，便听见身后有人叫我。麻衣子看着我笑着。她的手上拿着麦秆编的草帽，脚穿黄色麦秆草屐，夹着草屐带的白白的小脚趾白皙娇嫩，透露出来的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从中间穿过松树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眼底下很

深的地方是白色的浪花。麻衣子正从岩石和草丛中的陡坡快步向海岸边走去。

“喂，你看到那高高的悬崖了吧，如果站在那儿观赏，可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色。待会儿我领你过去那边。”

我偶然回过头来时，麻衣子便用手指着右边方向高声说道。

我不由得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了那悬崖，那是由此地特有的玄武岩形成的。我一面用脚踏着波浪，一面仰望上空，仿佛看见一根巨大的峙立的柱子。

西川夫妇的住房建在那坡道的最下方，濒临大海，十分幽静。这是一所破旧而小的房子，白墙壁，平房顶，是西洋风格的房子，和一般渔家房子不一样，看起来象是以前有钱人随便建造的小别墅。

当我一眼看见出现在门口处的西川杉男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说高中毕业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也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憔悴呢？抑或是衰老呢？不管怎么看，他都比他自己的实际年龄显得老了十多岁。他的前额上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透过几根稀疏的头发可看见头顶的皮肤。以前突出其艺术家风度的高高的鼻梁，如今塌下去了，起到了夸大眼睛和憔悴的脸庞的作用。而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的那种常常挂在脸上的倨傲的神色，如今好象是被一层轻纱遮盖住了一样，已经看不见了。眼前的西川一副衰弱而又颓废的样子。

不过，西川的脸上流露出喜色，站在那里欢迎我说：

“哎呀，你真的来了。我很高兴。”

我们俩好象是十多年的知己一样握手。一进大门，是一间铺着磨破了的地毯的宽敞房间，看来好象是客厅兼西川的雕刻室，大门旁边摆着沙发和桌子。靠房间的里面放着一张藤椅，在藤椅的周围摆着各种各样的粘土块围成了一个半圆形，但不论哪一块粘土都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形状。倒是在藤椅上，放着一块旧的毛料坐垫，中间部分凹进去一个屁股形痕迹，由此可以想象西川在藤椅上坐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西川让我在沙发上坐下，他自己坐在离我较远的藤椅上面。

我们俩正象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一样，简单地谈了分别以来的各种经历，然后就没有什么话说了。于是又提到两三个同学的名字来，可是西川和我几乎都不知道他们毕业后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俩还能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呢？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后，我问：

“听说你因车祸弄坏了眼睛……”

我无意中随口说了一句，西川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经常感到眼花，而且隔十来天有一次剧烈的头痛。”

这时，麻衣子准备好了饮料走进来，我觉得松了一口气。

“西川看见泷田先生您来拜访，如同小孩似的高兴坏了，只是不擅说话，不会表达这种愉快的心情。”

这一点我也很清楚，西川好象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的心情，双手不停地摆弄着烟斗，说话声调很高，几乎近似申斥。不过，他的那种样子使我感到不太舒服。

“领你参观一下我的家吧!”

这种美国式的多少有点骄矜的提议，不过一从麻衣子的口里说出来时，却是那样单纯，我便马上站了起来。

使我意外的是，雕刻室的对面就是浴室，里面有个很狭窄的更衣室和贴着青瓷砖的浴缸。朝海那面有个很大的窗子正在开着，窗户下面便是岩石，距窗户数米的下面浪花在拍打着这些岩石。

雕刻室和浴室在朝海的那边，背海那一侧则是卧室和小厨房兼餐室。

麻衣子让西川留在雕刻室里，领我参观房间。好让我在厨房里坐下说说话。

“你今天应当就住我家吧。”

她的口气比当初在接待室见面时要亲切得多了。

“你看得到的，这里是乡下，不可能有什么娱乐，可这里能吃到非常新鲜的鱼，还可以看大海——”

刚才和西川面对面坐着时的沉重感，此刻在我的脑子里迅速消逝，如今看着麻衣子的身姿，我的感觉便完全不同了。

我感到我再也不能拒绝麻衣子叫我留宿的建议了。

吃过晚饭，半轮明月升上高空之时，我又和西川在雕刻室里分别靠近两面墙边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在吃饭的时候，因为麻衣子引起话题而加入漫无边际的闲谈的西川，现在又默不作声了。他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只有偶尔浮现出的满足的微笑，似乎在证明他没有睡着。

我不知不觉地也习惯了这种沉默，望着那铺满海面的月光自得其乐。偶尔听到汽艇的马达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才注意到厨房里没响声了。我马上站起来，以为麻衣子很小心，怕影响我们男人之间的谈话。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厨房里熄了灯，里面静悄悄的。我敲了敲卧室的门，里面没人答应，我开出一条门缝朝里看，房子里很黑暗，麻衣子不在卧室里。

浴室里也没有响声，显然，麻衣子不在这个家里的任何地方。

我看手表上的时间已九点半，这么晚了不可能出去买东西的……

我莫名其妙地回到了雕刻室，西川仍然是我离开时的坐姿。他一前一后轻轻地摇晃着藤椅的样子，似乎是在一分一秒地消磨着时间。

屋子里很安静，听得见海浪拍击岩石的声音。偶尔传来的马达引擎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这时候那种响声似乎更近了，在距离比较近的地方停止了，这使人感到周围被比刚才更加寂静的气氛笼罩着。

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了咿呀一声轻轻的开门声，我便站了起来，稍微打开了一点点雕刻室和大门之间的内门朝外面看。

麻衣子正站在那儿。她好象没发觉我的样子，正在很小心地轻轻地拨下门上的钥匙，脱下麦杆草履，轻手轻脚地消失在通向卧室的方向里。

晚上她可能想起了什么事而出门去办，或者睡不着出去散步。但否定我这些猜测的是麻衣子那比白天更加浓艳的化妆。清亮的眼睛周围明显地描着眼圈，原来用的是橘色的口红，现在却涂成了绯红。她的麦杆草屐还沾着湿沙子。

我关上门，回到原来坐的沙发上。这时，西川忽然睁开眼睛，说：

“泷田君你再洗一个澡吗？我嘛，经常不定时地泡进澡池里是我的爱好。”

我站起来告辞，要离开雕刻室，西川的脸上浮现着毫无意义的笑，打开浴室的门走了进去。

对麻衣子不告而别的离开家，以及又悄悄地回来，他难道没注意到吗？不，不会没有觉察到的，他是知道的，只是不加理睬罢了。我不由地觉得他象是一个没有雄性气味的男人。

翌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午后两点左右，按照前一天的约定，麻衣子领我登上了那高耸的玄武岩的悬崖上面。

虽然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但在 30 多米深的悬崖下面，仍然有强劲的波浪冲击岩石，这就是玄界滩。海滩上没有白色的浪花，静静的深蓝色的海面上点缀着几个绿色的岛影。

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正是西川的“工作”时间，所以站在我面前的只有麻衣子一个人。她身穿着橙色衬衫，白色西装短裤，脚上穿着和前一天同样的黄色的橡皮底草屐。她的身材小巧匀称，那象小鹿一样的脚也很好看，短发随风飘扬，从背后看，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爱好体育的天真烂漫的少女。

昨天晚上轻手轻脚回家的麻衣子和眼前这个麻衣子真是同一个人吗？

麻衣子和前一天下午迎接我一样，语调轻松愉快，看不出一点儿做作。

她向我一一介绍了那些半岛和岛屿的名字。

“唉呀！对不起，泷田先生你是在这里出身的呀！”她笑着说。

“但是这些岛的名字我已经全忘了，因为我在东京呆的时间长了。”

“东京……”

麻衣子的视线象是被某种东西吸住了一样注视着海上，声音里也充满了特别的感情。

“你太太是东京人吗？”

“是的。”

“那么，你父母也在东京吗？”

“我父母已经去世了，只有姐姐一个人在东京。我很喜欢姐姐，以前经常去她那里，可是现在……”

麻衣子垂下了眼皮。现在在精神上，或者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原因，大概她不可能过得这样轻松了吧，我很想问她你是怎样排遣这些寂寞的，只是话到了喉咙边，却又说出口。

我转换了视线，在我们站着的悬崖这个地方，能看到西川夫妇家，还有对面江口附近那一幢白色的美丽大方的楼房。那幢象是别墅的楼房掩映在松树林中，该多么凉爽呀。

别墅前的岸边停着一条汽艇，明快的奶油色的船体映入